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五

咸豐九年。己未。十一月。己巳。

盛京將軍玉明。戶部侍郎倭仁。奉天府府尹景霖奏。夷情反覆。事局變遷。明春海防最為緊要。奴才等會同籌議。奉省之海防。未有如沒溝營之最為緊要者。蓋沒溝營為通省海疆門戶。防守若固。二岔河一帶。自可無虞。春間曾經奴才倭仁據實奏陳在案。奴才等伏查沒溝營街市臨河。闤闠比櫛。巷道狹窄。沿岸舊有土築品牆八十三堵。現已加高培厚。今春復經添築土礮臺十一座。並於東弓灣扼要處所。添築土礮臺三座。安設大小礮位擡槍等械。藉資捍禦。其田

莊臺兩岸新修礮臺四座營盤三座安設礮位兵勇防守内河亦甚周密惟汊溝營之西弓灣距營街十餘里河形至此灣環折向西南入海此處水勢較深中藏砂磧船隻到此必須折戧方能駛入實係咽喉扼要之區若在該處水中設伏並於岸上安礮築壘迎面截擊最為得力等相度地勢體察情形西弓灣之防萬不可緩擬請即在該處南北兩岸添設礮臺八座營盤四座其北岸陸路可通田莊臺相距三十餘里並擬在適中之小莊子地方安設營盤南可捍衛西弓灣之礮臺北可接應田莊臺之後路互相應援聲勢聯絡惟西弓灣兩岸地勢低窪且係葦塘

陷缺。必須挑壕墊道。其大小潮溝。亦須修理浮橋。至礮臺營壘。仍須遠方取土修築。工力本不易施。物料難免耗費。然係海防第一扼要處所。即百倍其功。亦應竭力修造。因思水陸齊防。必須安設大礮。沒溝營現存大小鐵礮三十七位。斤數較輕。均不適用。且係該處商民捐造。用以自衛。俱在營街並東弓灣一帶分設。今僧格林沁由津撥解洋鐵礮四位。一俟解到。筹等。即令運赴西弓灣安設。惟現擬添築礮臺八座。礮位較少。實屬不敷分布。擬請添鑄萬斤銅礮四位。五六千斤銅礮十二位。而奉省既缺銅斤。又乏匠役。合無仰懇

天恩。由京火器營。抑或天津大營。酌撥萬斤及五六千斤銅礮十六尊。於明年開河時運赴沒溝營海口。以資扼守。抑拏等更有請者。查天津曾設木筏。鐵戧。水雷。為礮之標的。實係海防中設伏之利器。第西弓灣河面較寬。水勢洶湧。木筏檣牌。易致漂泊。難以施用。惟鐵戧。水雷。河內設伏。斷不可少。奉省並無諳練匠役。礙難鑄造。相應請

旨飭下僧格林沁。酌量撥給。派員由海運送來營。擇要安設。於防務實有裨益。至礮臺營壘。規模做法。今春田莊臺修工。奉省旗民各員。均已諳練。即該處土木工匠。亦皆熟習。如蒙

俞允。即由拏等。飭令該旗民地方官。趁此大潮退涸。將及凝凍之

時。先為備料。一俟春融。即行開工。趕緊修築。惟工程需用孔殷。弩等通盤籌畫。現在

盛京部庫。存有長蘆鹽政解歸欠款銀六萬兩。曾經奏准。以備設防修工之用。擬請動支銀四萬兩。以便購料興工。下餘銀二萬兩。擬請作為明春防兵口糧。所有動支庫項。容俟弩等設法勸捐。陸續歸補。

硃批。注意於西弓灣。扼要必勝。固屬甚善。若礮臺稍有意外。則後路雖有小莊子應援。恐一時氣餒。禦侮不足。自亂有餘。總不如在大小湖溝。並科碾子房等處。多設旗幟疑兵。若伏而不動者。誘彼深入。彼若桀驁不馴。先行開礮。則操勝自我。即使意圖竄

伺。打水探詢。則該夷有所顧忌。未必敢恣意所為。方為計之得也。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玉明等奏明春沒溝營設防事宜。並繪圖帖說呈覽一摺。據稱。西弓灣等處。現擬添築礮臺八座。礮位較少。不敷分布。擬請由津酌撥萬斤及五六千斤銅礮十六尊。於明年開河時。運赴沒溝營海口。並因西弓灣河面較寬。利用鐵戧水雷。請飭一併撥給。派員由海運送到營。擇要安設各等語。西弓灣地方。雖屬扼要。總不如在大小潮溝。立科碾子房等處。多設疑兵。既可誘其深入。兼可杜其窺伺。較為得計。已於該將軍等摺內詳晰批示矣。因思僧格林沁。於該處情形。尚為熟悉。

該將軍所稱應需銅礟鐵戧水雷各件。是否係該處必需之用。及何處需用若干。即著酌量情形具奏。再行撥給。現屆節候嚴寒。海河冰凍。夷船當無北駛之理。前諭僧格林沁布置防兵各節。如已完備。即著該大臣遵照前旨。帶領京營官兵回京。以資休息。毋稍延緩。王明等原摺。著鈔給閱看。地圖一併發閱。

辛未。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十月二十五日。據署蘇松太道吳煦。委員監蔚雯稟稱。探聞印度輪船。於二十二日夜。到上海。𠸄咈定見發兵前來。有𠸄咈各一萬。印度一萬之說。夷酋是否另換。尚無確信。二十六日。復據稟報。探聞該夷酋

或云屯兵上海。或云屯兵定海。又云夷兵到日。先停各口稅餉。鈔錄香港新聞紙馳呈。並接粵海關監督恆祺。由輪船寄來之信。云暎夷所調之兵。漸次到粵。目前尚不見舉動各等情。二十七日戌刻。又接吳煦等稟。二十五日。暎夷司稅德都德。往見該署道等密報。暎咈水陸兵。係由印度調來。因而較速。今兵頭已到香港。不日前來上海。噗嚕嘶已接本國之信。昨夜傳夷商密議。不知何事。誠恐礙及稅務等語。該署道等答以噗嚕嘶在津。自取其辱。不知愧悔。復激怒該國王調兵報復。中國亦有預備。恐爾國徒勞無益。該夷無詞可答。詰以夷兵何時到齊。何時赴津。該夷答

以未知詳細。至遲約在明年春初。但夷船亦不畏冰凍。許以得有確音。再行密報而退。將夷行探報稟呈前來。且查閱探報。該兵頭曼斯峇帶兵六千。已抵香港。覈與恆祺函稱漸次到粵之語。大約相符。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探聞咪咈夷兵已到香港。並鈔錄新聞紙探報呈覽一摺。咪咈稱兵報復。事在意中。惟探稱兩國調兵。共有三萬。且有不畏冰凍之說。難保非該夷張大其詞。淆我聽聞。而既有此言。則天津防堵。自未可稍弛。現已諭令僧格林沁仍駐大沽。暫緩進京。海口防兵。亦令緩撤。仍著何桂清隨時偵探夷情。續行馳奏。再行斟酌辦理。如該咪咈兵船先到上海。著

何桂清督飭吳煦等前往。問其是否來此議和。於該國調兵等事。佯為不知。看其如何回答。或可迎機開導。俾就範圍。亦可為弭兵之計。至新來兵頭覺斯必。如果到滬。欲與該大臣會晤。更可面為理諭。儻何桂清因江南北軍情緊急。未能遠離常州。即著徐有壬。督同藩司王有齡。前往上海。會商吳煦等。妥為辦理。至該夷欲停關稅。無非意存要挾。須知中國兵餉。固取資於關稅。該夷兵費。亦豈不賴有貿易。如果夷商以停止貿易為憂。可告以暎咈興兵犯順。本應絕其通商。儻該兩國不知悔悟。再敢用兵。即難再與交易。不可露出我國慮其停市之意。或可杜其挾制。而籠絡夷商。亦未始非暗制該夷之一法也。此後情形。仍

著確探具奏。

又

諭前因節候嚴寒。海河冰凍。諭令僧格林沁於布置防兵事宜。料理完竣。即帶領京營官兵回京。以資休息。茲據何桂清陳奏各情。並鈔錄新聞紙探報呈覽。據聞咦咈各調兵一萬。印度一萬。赴津報復。為時在今冬明春。並不必等候開凍。其咦國兵頭曼斯必帶兵六千。已抵香港。粵海關監督恆祺亦咨稱有夷兵到粵各等語。所言調兵三萬。或係恫喝之詞。雖未必確實。而既有不待開凍之語。不可不預為之防。所有應行酌撤之防兵。暫且毋庸議撤。並著僧格林沁暫緩來京。仍在防所。以資鎮定。本日

已諭何桂清再行詳加偵探。隨時馳奏。其覆奏到時。再行諭知該大臣可也。至此次夷船。如果前來。著恆祺即派委妥員前往探問。告以欽差現在上海。可往上海與何桂清商辦。如欲在津換約。須俟奏明辦理。此間專主防勦。並非議和之地。看其如何答覆。迅速馳奏。儻仍不遵理諭。肆其狂悖。毀我防具。該大臣惟當激勵兵勇。奮力攻擊。挫其先鋒。惟在該大臣隨時酌辦。固不可坐失事機。任其猖獗。亦不可先行挑釁。致啟兵端。使該夷有所藉口。何桂清原摺並新聞紙探報。均著鈔給閱看。

乙亥。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查嘆咈兩夷。

自被創後。報復之心。總未能忘。細閱香港新聞紙。及夷行探報。所稱哄咈各調兵一萬。印度調兵一萬。虛實數目。雖不可知。而赴津報復之言。又香港已有夷兵之信。自屬確鑿可據。大沽海口。為該夷兩年窺伺之地。自當加意嚴防。所有各路馬步官兵。未便再行裁撤。著僧格林沁。已通知照舊防守。至派委妥員前往探問一節。著恆福。即遵照豫先派定。惟該夷既稱帶兵三萬前來報復。恐未必以換約為詞。如果斂其驕悍。曲意求和。自當飭令委員迎機善導。看其如何答覆。據實馳奏。聽候

諭旨。儻肆其猖獗。故智復萌。或以火輪船隻。直闖海口。或以步隊

夷兵搭舟登岸。擾及營盤左右。則兵家利鈍之機。決於俄

頃。惟有激勵將士。奮力迎剿。以申

天討而挫兇鋒。斷不敢有失事機。致滋貽誤。

硃批。知道了。前諭不可先行挑釁。實為要語。若該夷輪船沖擊毀

具開礮。或登陸抄襲。亦斷不可致失機宜。慎之。

僧格林沁又奏。玉明等因咦咈二夷。曾在天津受創。明春

必分竄沿海各省。肆行滋擾。亟應豫籌防守機宜。以期有

備無患。伏思該夷既在天津受創。具報復自應仍在天津。

至所稱欲往山海關一帶尋釁滋擾。難保非聲東擊西。意

圖牽制。該夷雖無信義。而利心至重。歷年桀驁狂悖。無非

志在通商。沒溝營即牛莊為各口之一。該夷仍留貿易地步。一經窺伺。其通商各口。是其自行拒絕。查本年七八月間。夷船三隻。沿海各口岸。隨處游駛。獨不至沒溝營者。已可概見。該將軍等欲於彼處設防。自係嚴守門户。保衛商民起見。殊不知夷人並不擾害商賈。該夷受創之後。通商各口。照常貿易。並無滋擾。即此可知。揣度夷情。沒溝營毋須設防之情形也。撫馭外夷。自應曲意羈縻。使之感戴。如實有桀驁情形。有心尋釁。萬不得已。懾以兵威。使之畏懼。本年大沽之役。釁自彼開。是以受創之後。雖憤恨於心。而自知理曲。無可置辯。若撫局未定。我於通商之處。先行築

壘安兵。是自我拒絕。該夷轉得有所藉口。此據理而論。沒溝營不可設防之情形也。該處既經修築礮臺營壘。自應派撥官兵。嚴密防守。該夷詭詐百出。狡猾異常。儻有心窺伺。一面在上海議和。一面揚帆駛進海口。明為通商。暗伏奸計。擊則釁自我開。不擊則一經闖入內河。營壘礮臺悉非我有。此以局勢而論。沒溝營未便設防之情形也。水陸布置。疏密既須合宜。聲勢尤貴聯絡。西弓灣河面較寬。兩岸相隔甚遠。設有警動。彼此不能應援。即內河一切防具。亦難安設。且更無如許之多。此以地勢而論。沒溝營難以設防之情形也。儻該夷竟敢闖入內河。駛近田莊臺。是該

夷有意肇釁。我則擊之有名。且該夷深入重險。已犯兵家所忌。營壘官兵。以逸待勞。俟夷船切近。對準轟擊。馬隊伏於兩岸。以備該夷登岸截剿。誠如

聖訓。在大小湖溝等處多設旗幟。疑兵伏而不動。虛實相間。我兵定操勝算。所有該將軍等擬請在沒溝營添築礮臺營壘之處。應毋庸議。至夷情叵測。勢亦不敢料其必不擾及奉省。然斟酌損益。測度地勢。與其在沒溝營添築礮臺營壘。諸多窒礙。且所費不貲。莫若在田莊臺地方。嚴密布置。較為得力。且該處已於兩岸修築營壘三處。礮臺四座。未經與夷人接仗者。必以為營牆丈餘。足資抵禦。不知該夷礮

火之猛烈。丈餘濠牆可以穿透。現值冬令。未便興工。應豫先備辦木植。一俟春融。即將營牆裏外各樹木樁一道。用土培厚。現在原築礮臺。丈尺較低。仍須加高為要。先後由津運往銅鐵礮十二位。加之該處原有礮位。儘不敷分布。大沽現存五百斤鐵礮。尚可撥解二三十位。礮位雖小。防守營牆頗為得力。如必須大礮。俟明年調到礮匠添鑄。再行撥往。至鐵戧水雷。誠為防守利器。惟體察地勢。並非處處皆可安設。大沽海河。水底一色膠泥。防具陳於水中。屹立不動。田莊臺地方。河底係屬流沙。隨潮上下。今日此高彼窪。異日則此窪彼高。鐵戧水雷。斷難安設。該處河面與

大沽相等。惟有攔河樹栅。攔河鐵練。可以使用。無論何項
防具。僅能阻擋夷船不能駛入。不能破損夷船。樹栅鐵練。
安於礮火可及之處。設使該夷拉曳。即行開礮轟擊。該夷
亦不敢輕於嘗試。應請
飭下該將軍等。仍在田莊臺嚴密布置。妥為防守。以期穩固。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玉明等奏。會議沒溝營設防事宜。當諭令僧
格林沁酌量情形具奏。並將該將軍等原摺鈔寄。及所繪地圖
一併發閱。茲據奏稱。沒溝營毋須設防。添築礮位營壘。諸多窒
礙。莫若在田莊臺地方。嚴密布置。較為得力等語。所奏情形較
為詳晰。應即照所議辦理。至田莊臺營壘礮臺。尚嫌單薄。著玉

明等預先備辦木植一俟來春即將營牆裏外各樹木椿用土
培厚原築礮臺丈尺較低亦著加高以資抵禦由京運往之礮
位及原有礮位如不敷用即咨明僧格林沁再撥二三十位解
往如需大礮須俟明春添鑄後方能撥運鐵餞水雷既於田莊
臺河底不甚相宜自無須安設餘著該將軍等按照所奏妥為
布置毋稍大意原摺著鈔給閱看
丙子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查臣與華若翰面晤後距該酋所
請十一月初一日完納噸鈔之期僅有兩旬閩粵程途較
遠幸有海道可通即據著蘇松太道吳煦等來詳鈔錄條

約內完納噸鈔一節。先行分咨兩廣閩浙督撫臣暨粵閩
海關監督。劄知甯紹台道。俾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五
口。屆期遵辦。嗣蒙
恩准潮州臺灣先行開市。又因華若翰所請。自十月初九日起。扣
至兩箇月後開市。係屬十二月初十之期。相距亦近。所有
應行設關徵收商稅之處。若俟粵閩兩省往返會商。恐致
遲逾。是以臣於十月二十八日奉到
諭旨。即日飛咨兩廣閩浙督撫臣查覈情形。應否另行請
簡潮臺二口監督。抑或歸併粵閩海關兼理。或令惠潮嘉道就近
管轄潮州一口。臺灣道就近管轄臺灣一口。迅速定議會

摺具奏請

旨遵行。設未奉

諭旨之先。已屆開市。應否即委惠潮嘉道臺灣道。或另委大員。分

別暫行管理。亦即就近酌定。會奏飭遵。至咪夷新定條約。

共三十款。除所請三事外。其餘均應緩行。現在七口通商。

祇准照新章完納噸鈔。其餘稅則等項。仍應查照道光年

間議定章程。畫一辦理。不得稍有歧異。並咨浙江撫臣粵

閩海關監督。劄知甯紹台道。將咪夷條約。一體先行宣示。

以昭大信。華若翰已於十月十八日前赴廣東。亦已照會

該酋遵照。俾其知感知畏。至暎咈二夷。如援一體均霑之

例。請往潮臺二口。並照咪夷完納噸鈔。臣自不便拒絕。惟有責令與咪夷一律照舊章完稅。斷不准其牽混新章。若該酋等並無照會前來。則仍置之不議。以免迹涉求和。雖影射或不能無。尚不至有踰限制。所有十月二十五日以前。上海夷情。業於二十八日專摺馳奏。現據吳煦等稟嘆酋嚕嚕嘶。自得本國之信。頗鳴得意。屢傳衆商會議。因之訛言四起。上海人心。益增疑懼。一俟探有確耗。視其意之所向。設法抵制。將香港新聞紙稟呈前來。查覈所稱加利吉打。即係印度所屬之港。現在兵船自彼絡繹而至。必有詭謀。惟有冀遲至上海一日。海運可以多出口一日。否則

措手不及。諸務因之掣肘。真有不堪設想者。

硃批。知道了。

庚辰。直隸總督恆福奏。據安肅縣稟稱咸豐九年七月十三日。訪有㗭囒哂夷人董文學在縣屬安家莊天主堂居住。當即前往確查。僉稱董文學僅止在該村傳教。並無為匪不法。又據定州先期訪聞。屬北車寄村。有聚集男女。習教誦經情事。即經往查。起獲經卷圖像。十字架等件。訊係教首之物。當將民人蕭中倫等傳訊。供認聽從安肅縣安家莊教首董文學傳教屬實。並不為匪。隨將蕭中倫等分別保釋。經卷圖像。十字架等件。飭令董文學認明具領。臣

查內地民人。如僅止學習天主教。並無別項不法。原在弛禁之列。今董文學係咈囒哂夷人。其在內地。雖止傳教。詢無別項為匪不法情事。惟現當辦理夷務。籌防緊要之際。未便任其逗遛。自應委員將該夷人董文學解交江蘇撫臣。轉飭上海領事官。遣回本國。蕭中倫等。訊止聽從傳教。委無別項不法。應毋庸議。

硃批。知道了。

恒福又奏。接管內據天津府知府石贊清稟獲學習天主教之邱雲亭。並起獲經卷。十字架。及夷字書信等件一案。稟經前督臣譚廷襄。批飭提省審辦。緣邱雲亭。籍隸廣東

南海縣。自幼學習天主教。道光二十三年間。由上海至寧波天主堂。為同教子弟教讀。教首彿囒哂人孟振生向述中國幼孩。痘夭者多。北方尤甚。稔知邱雲亭祖傳種痘。令伊赴直隸一帶。與幼孩種痘。行醫修善。是年邱雲亭自寧波起程。由上海請領路票。行至天津。至安肅縣安家莊天主堂內居住。並在縣屬之遂縣村開設藥鋪。五年八月間。復至天津縣城外。開設振生堂藥鋪行醫。不收錢貲。八年二月二十六日。經天津府石贊清訪聞邱雲亭形迹可疑。委員帶領差役。將邱雲亭拏獲。查蒐起獲漢字書信。並無違悖字句。其夷字書信。係西洋篆文。直省並無諳習夷字

人員。該府因邱雲亭曾稱自能譯漢。經委員監令將夷書
逐封譯出漢字。查閱信內語句。俱係甯波上海等處同教
人通候之書。亦無違悖字句。及牽涉外夷之事。復督同委
員嚴究。邱雲亭堅供僅止學習天主教。行醫治病。委無傳
徒惑衆。並與外夷探聽消息各情事。查邱雲亭聽從教首
孟振生來直。雖止行醫修善。並無為匪不法情事。惟直隸
為
畿輔重地。現當辦理夷務之時。籌防緊要。邱雲亭既識夷字。
又與夷人交接通信。設有疏漏。關繫匪輕。未便任其逗留。
自應將邱雲亭遞回原籍廣東南海縣。嚴加管束。毋任復

令外出。起獲十字架。經牌夷字書信等件。案結分別給還銷毀。

硃批。知道了。

辛巳。

諭軍機大臣等。新授江寧布政使薛煥。現尚在京。並無應辦事件。本日已諭令即赴新任矣。該藩司於夷務情形。尚為熟悉。現在既不辦江北糧臺事務。著何桂清飭令駐紮蘇常一帶地方。隨同辦理夷務。

癸未。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數德奏。據署副都統愛仲泰報稱。據江左屯達探報。有夷衆七十

餘名。佩帶槍械。在江左陸路上下周行。故張聲勢。夜間運至做成木植。對城强蓋民房一間。派差查問。該夷聲稱奉木酋之命。因江左夷屯。馳遞文報。隔截過遠。故在該處建房。隨留夷衆七十名。馬二十餘匹。阻之不聽。驅之不返。派協領巴克坦布等。前往海蘭泡。欲見木酋理論。該酋不與晤面。僅遣人傳語。蓋房為遞文報。並無別意。所蓋房間斷不自拆。等候代為拆去再說。該員等復經遣人開導驅逐所留夷衆。拼死不從等因。伏查該酋前與愛紳泰晤會。曾有明年在江城對岸蓋房之說。茲廼先張聲勢。乘夜蓋房一間。叢爾木植。原不難立時拆棄。惟念黑龍江城。切近江

干。緊臨邊岸。現在冰凍堅實。人馬馳驟。呼吸可通。該城住戶無多。兵力亦寡。該酋詭詐驕恣。情殊叵測。明係有心尋釁。未便隨其術中。隨飛飭該署副都統嚴加防範。暫事羈縻。並令住見木酋。親與理論。又據愛紳泰報稱有騎馬夷人二名。在江左一帶各屯。分傳無印清文夷字。屯戶不收。棄擲而去。該屯達不敢隱匿。拾取呈報。詳閱夷字內稱欲照伊等改定條約。任其各屯易換雜糧牛馬等語。愛紳泰以該夷背約妄行。擅傳文字。當經飭交各屯達旗佐。仍令擲還。不准拾取。務遵原約辦理去後。續據守卡委員富德布報稱有夷人二名。連至卡屯。聲言欲換雜糧。屯人不肯

易換。該委員當向開導。因收成歉薄。在屯糊口。尚在無處
糴買。安能强令換給。該夷輒怒稱若不換給。我等回去告
知木哩斐岳幅。必來多人收倉窖糧石。儘量裝去。仍與你
們價值等語。帶怒旋回。該署副都統隨派員前往彈壓防
範各等情。先後詳報前來。伏查該夷日益驕恣。種種尋釁。
若任其妄為。則無所底止。而一經力阻。即立啟釁端。隨復
飛飭該署副都統愛紳泰欽遵
諭旨。相機措置。如果該夷肆擾。其居民相抗。然後官為調處。便知
衆怒難犯。或稍斂戢。以待後圖。嗣據該署副都統報稱帶
同員弁至海蘭泡。木酋不與見面。該員令其通事石沙木

勒幅反覆傳語。設兩國共事。如不與見。嗣後汝國有事。我亦不見。該酋始允於次日午刻會晤。迨經見面。再三開導。令其拆毀所蓋房間。並斥其不應背約。並分傳夷字強取糧石。如果任意妄為。激怒江左五十餘屯萬餘人口。中國雖法令森嚴。我亦不能強壓。豈不有傷和好。該酋仍令通事答說。蓋房並無別事。實因遞送公文。馬力不及。特立一站。並非立屯種地。不惟不能拆毀。仍欲接蓋一間。至搶取糧石的話。我豈能如此傳行。想是我們不肖之徒妄言。現在嚴查重懲。教爾們鄉人放心。照舊通商為是。該員答以原定條約。亦不能違。該酋又言俄國自京都得信。嘆咭唎

咈㘓哂部落明年四月間。有六十餘隻船來天津戰伐。我差石沙木勒幅。由齊齋哈爾站道。往你們京都送信。你可令他過去。如不能專主。可急報你們將軍。該員隨答以此例外之事。斷不准行。我亦不能轉報。不能放行。木酋並無回話。隨即他往。石沙木勒幅催促回行。並言嗣後我還往你們城去等語。再據報木酋到海蘭泡以後。日演槍礮。即愛紳泰往見之時。亦託故現在操練無暇。雖屬虛聲恫喝。未悉其意何居。惟有留心偵探。妥協籌備。以防不虞。至所稱由齊齋哈爾赴京送信一節。已飭愛紳泰嚴行拒絕。不准放行。

特普欽等又奏俄夷之事。溯厥由來。始則由於地方無備。被其詐嚇。先失要隘卜倫。強占海蘭泡地方。繼則要挾換字。在黑龍江左岸安置屯戶。並含混牽連。將松花江烏蘇哩等處一併書寫在內。嗣即以之藉口。蓦越妄行。貪婪不已。毋論如何開導。置而不聽。僅以理諭。勢難化其驕恣。禁其妄舉。該夷自咸豐四年闖越江左之烏魯蘇牡丹卡倫。僅數百人。其房間亦係黄夜偷蓋。仍以接濟該國過往人船口米為詞。過畢即行撤去。並未敢明言永遠居住。迨換字後。則逐漸增添操兵安礮。愈肆鴟張。究其實。人尚無多。半為恐嚇自防之計。猶有疑畏之心。近年以來。布置漸廣。

盤踞漸寬黑龍江左岸。已占居五十餘屯。即黑河口以下。直至東海。亦盡房多處。實屬蔓延滋甚。至其要求通商名為易換。實則圖濟口糧。聞其連年食物。皆在各處蓋房。均有囤積。以粗粒為糊。攤地作餅。晒乾存蓄。以為接濟。其遷徙之人。概皆威逼。多有怨聲。僕內地糧米。一經禁絕。即無所仰給。然原約內。雖無准其換米明文。亦無止其換米禁約。以故通商以後。該處商民。即有換給糧米之事。年復一年。漸成錮習。且該處地極邊隅。人心陋隘。不惟屯戶有貪利忘害之習。即官兵亦多為和好二字所誤。每每被其愚弄。內心不固。外患安除。再聞今年夏間。㖞夷在天津被創

之時。海蘭泡夷目布色依曾遣人到城。給愛紳泰賀喜。嗣經訪聽即海蘭泡居夷。已有在天津穿喚夷號衣出隊。被殲轟斃者。並聞喚咈之犯順。多半為俄夷句結。俾他人出力受害。而彼則乘勢要挾。於中取利。是喚咈各夷。亦皆墮其術中。更屬險詐叵測。竊念江城緊要。距省八百餘里。孤懸一隅。實屬堪虞。現飭調備兵丁。以防不虞。前與吉林將軍景淳函商。應俟吉林辦防得手。然後相機相輔而行。可期兩全。

特普欽等又奏。前任將軍奕山等與俄夷擬定通商條約十四條內。有俄夷未允者三條。曾經奏明復飭愛紳泰遵

照查辦。茲據該員報稱。親至海蘭泡面見木酋。令其仍照原立條規。毋庸更改。雖該酋狡執不從。仍當遵照原擬辦理。並嚴飭各處卡官。勤加彈壓。曉諭通商人等。不准有違。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特普欽。那數德。奏。遵旨豫籌布置。並近日夷情一摺。又據實密陳。遵照原擬條規各片。覽奏均悉。俄夷於黑龍江城對岸蓋房。並欲搶取糧石。經署都統愛紳泰。與木酋辯論。乃該酋以遞送公文為詞。仍欲接蓋房間。至搶取糧石一節。自知無理。又託稱妄言之徒。現在嚴拏重懲。殊不可信。現查該夷歷年在黑龍江左岸。已占居五十餘屯。即黑河口以下。直至東海。

亦蓋房多處。若任其盤踞。滋蔓難圖。伊於胡底。必當思患豫防。特普欽等。擬將該城養育兵二百八十餘名。並挑備西丹與官兵一體操練。復由黑爾根布特哈備兵五百名。統歸署副都統那爾胡善管帶。布置尚為周妥。惟夷情猖獗。尚恐兵力不敷。必須聯絡該處旗民人等團練。以壯聲威。並將官兵扮作民間團練。儻該夷強蓋房間。搶取糧石。先啟兵端。亦即督飭兵勇抵禦。仍藉稱民心不服所致。然後官為轉圜。庶該夷知眾怒難犯。可以稍戢兇鋒。該夷通事石沙木勒幅。欲由齊齊哈爾進京送信。此事斷不可行。必須嚴行拒絕。奕山前定條規內。如往來船隻。在卡倫報明。中國派官專司通商事務。俄國亦須派官稽查彈

壘。不准私往各屯易換物件。及往來遊玩。以上三條。必須曉諭該夷。令照辦以示限制。至換給米糧一事。必當嚴禁。庶可絕該夷占踞之心。特普欽等務當設法辦理。使其以貨易貨。不得以貨換米。並嚴禁居民貪利暗中接濟。是為至要。

乙酉。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船有赴津報復之信。諭令該大臣等暫緩撤防。如該夷來津。肆其狂悖。毀我防具。自當開礮轟擊。特不可先行挑釁。該大臣於辦理此事。胸中想已早有成算。儻其遣人投遞書函。以求和為名。則未便即行攻擊。又不便徑行拒絕。應如何迎機而導。不至開釁。而又不坐失事機。該大臣等當先事

狡焉。不可臨時致有掣肘。僧格林沁為統兵大臣。固無與該夷講和之理。而暗中籌畫。俾恆福辦理。該大臣總操其柄。著僧格林沁、恆福會同商酌如何應付之法。先行具奏。至北塘地面。前據奏稱無險可守。難設礮臺。惟該處後路太空。萬一該夷衝突而來。直撲天津。雖有馬隊抄襲。但恐地廣兵單。不足以資抵禦。自應辦理民團。天津鄉勇數萬。著該大臣等擇其精銳可用者。挑選一萬。勤加訓練。於北塘至天津陸路地方。擇地暗為設備。不但於北塘後路可援。亦可保障天津。其應如何密為布置。亦須未雨綢繆。著一併會同安壽具奏。

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誼奏。據已革防禦薩碧屯等呈

報已將夷圈各工修蓋完竣並據夷酋出具收領字據內
云新蓋圈房工料實屬堅固當派印房等處章京等前往
查收據稟與薩碧屯等所報相符且屢經新來之匡蘇勒
官挑剔更改無不曲從其意立予添修知顧大局甚愜夷
情所有俄夷呈據收領字據恭錄呈
覽
諭內閣明誼奏廢員賠修工程完竣覈實酌保一摺已革防禦薩
碧屯筆帖式阿鄉善前因塔爾巴哈台民匪燒搶貨圈辦理不
善經該大臣奏參發軍台効力贖罪並責令賠修茲據奏稱該
廢員等賠修貨圈工程一律完竣尚知愧奮薩碧屯阿鄉善均

着免具發遣。並免繳臺費銀兩。薩碧屯賠修銀數尤多。着賞給

筆帖式。以示鼓勵。

明誼又奏。茶箱陸續運到。交付俄酋。因稍有水溼。挑剔不收。經委員等曉以長途解運匪易。該夷不能刁難。遂即收領。第夷酋總以此項茶斤。因木箱繩索。較去年分兩加重。希圖補給斤數。始肯出具收足字據。惟夷性貪得無厭。諭令委員等。不可輕許加增。如十分不能交付。再將備用茶箱。酌量補給若干箱。以完巨案而免葛藤。除俟全數交完。收到夷酋收足字據。再行恭摺具奏。

硃批。知道了。備用茶箱。礙難輕許添給。

戊子。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據何桂清奏稱。咪咈二夷。調兵三萬。赴津報復。為時在今冬明春。並不等候開凍等語。孥業將防守事宜。恭摺覆奏在案。查該夷受創之後。必不甘心。報復之期。或在明年春夏之交。如果實係調兵三萬。今冬赴津。勢將致死於我。兵行詭道。豈肯使人知覺。孥細譯該大臣原奏。探聞得自夷商。其為該夷恫嚇之詞。似無疑義。第兵法虛實難以豫料。自應倍加防範。庶免疏虞。現在海河雖未堅凍。業經結凌。數丈數十丈不等之冰塊。隨潮上下。來往漂流。攔江沙以內。大小船隻。均不能行駛。該

夷果於此時來津。只能用舢板渡近海邊。履冰登岸。陸路滋擾。人數雖多。不能提帶大礮。我兵馬步抄截。現在兵力。足資抵禦。該夷久於用兵。熟知地利。必不出此下策。明年之來。勢必先狠。蓄謀已久。詭詐益多。或用船隻來往遊駛。以圖牽掣。或卑詞示弱。怠我軍心。甚至北塘偽為求和。乘我不備。一面船隻直闖內河。一面陸路襲我左右。我兵較之夷人。不及三分之一。實形單弱。擬將熱河密雲備調官兵各五百名。調赴大沽。協同防勦。以厚兵力。並請

飭下熱河都統密雲副都統。派令熱河協領尚那布密雲協領恩成管帶官兵。於明年驚蟄以前到防。至現在河水結凍。防

務稍鬆京營官兵有親喪事故及親老丁單者酌量給假埽墓省親以示體恤每次數十名假期不過十餘日輪流更替至明年驚蟄前截止其各路馬步官兵在防將及一載不無疲乏京營受傷患病者前已換回其兩盟馬隊因水土不服病故一百八十餘名患病暫難痊愈者二百餘名業經遣回游牧現不足二千之數自應裁汰疲乏更換精壯並補足原額以期得力所有京營吉林黑龍江察哈爾兩盟酌量更換每處不過一二百名如蒙

俞允應由奴才查明應行更換數目咨行各該處派撥俟到防時即令疲病者撤回至察哈爾兩盟馬隊多有未經戰陣於進

退抄截。較之吉林黑龍江官兵稍欠便捷。山海關雖有吉
林黑龍江官兵。該處兵力原不為單。未便再予抽撥。擬於
吉林黑龍江各添調一百名。協助察哈爾兩盟官兵。並擬
派令副都統銜黑龍江儘先協領舒通額。吉林佐領春壽
管帶。於明年驚蟄以前來防。並請
旨飭下各該將軍。傳令舒通額春壽在於軍營撤回之年力精壯
打仗奮勇官兵。指名挑選。不得以老弱充數。再山海關地
方。無險可守。處處均可登岸。該夷既有前往滋擾之說。自
應益加詳慎。臣恆福。臣樂善沿海口岸。均未周歷。拏擬於
明年正月。會同督臣恆福前往查看。如何設法。酌覈辦理。

其設防應用物料。亟須豫為籌畫。當經先派提臣樂善前
往、相度地勢、並現在防守情形、茲據回營稟稱該處文武
各官。於防守事宜。毫無準備。數千斤大礮。擲於街市。城門
半已損壞。半被土壅。不能啟閉。兵無紀律。器械不齊等語。
等聞之。不勝駭異。該處添調防兵。將及一年。副都統定福
鎮守要隘。責任至重。何得置身事外。漫不經心。實屬不知
緩急。未能稍事姑容。致滋貽誤。且查該副都統年近七旬。
精力就衰。難期振作。可否飭令回京查看。出自
聖裁。如蒙
俞允、並請

簡放年力精壯熟習軍務之員。以期得力。其該處府縣各官。應由

督臣恆福揀員更換。以昭慎重。至該處明年之防。最關緊

要。計馬步官兵練勇。非聲望素著之大員。不足以資防守。

副都統格綳額。久經戰陣。管帶馬隊。攻擊沖突。較為優長。

惟統帶重兵。獨當一面。責任似重。且恐呼應不靈。可否仍

請

簡派大員。前往統帶之處。恭候

欽定。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奏。海防緊要。請添調官兵。以資扼守一

摺。夷人報復來津。勢必先很。自應厚集兵力。本日已諭令常清

玻崇武。將前飭備調官兵各五百名。分別派令協領尚那布恩
戍管帶。於明年驚蟄以前。到天津大沽防所。聽候調遣。其京營
官兵。酌量給假。以示體恤。並京營及吉林。黑龍江。琿哈爾兩盟
等處疲病官兵。應行更換。據該大臣查明。每處不過一二百名。
即著咨行各該處。派撥精壯兵丁補額。俟到防後。即將疲病各
兵撤回。至所請派調吉林黑龍江兵各一百名。現在該二處防
務緊要。疊次調撥過多。勢難再令派出。前撥往山東駐紮之黑
龍江兵一千名。交德楞額管帶。經勝保調去五百名。據稱俟克
懷遠。即當撤回。著僧格林沁。行知德楞額。俟勝保將調往官兵
五百名撤回後。即著撥二百名。前往大沽軍營。以資防守。如此

一轉移間。於山東辦防。未即見少。而津沽已可敷用。至山海關地方。極關緊要。定福於防務漫不經心。實堪痛恨。現已將該副都統開缺。飭令回京。以弋保調補山海關副都統矣。該大臣即飭該副都統於到任後。將應辦事宜。實心經理。俟明年正月。仍著該大臣會同恆福前往察看。無令稍涉疏懈。所稱山海關兵勇較多。格綳額恐難獨當一面。請簡大員前往統帶之處。即著僧格林沁酌保一員。奏明派往。以便督率辦理。前因北塘後路太空。諭令挑勇設備。該大臣接奉諭旨。諒已遵照籌辦。仍將如何布置之處。專摺具奏。以慰懸念。

又

諭前因天津辦理海口防堵。諭令常清於熱河挑選精銳官兵五百名備調。著該都統即將此項備調官兵。配齊軍裝器械。派協領尚那布管帶。於明年驚蟄以前。馳抵天津防所。交僧格林沁調遣。

又

諭前因天津辦理海防。諭令玻崇武於密雲挑選精銳官兵五百名備調。並諭於聞調時。即飭協領恩成管帶起程。著該副都統將此項備調官兵。配齊軍裝器械。派協領恩成管帶。於明年驚蟄以前。馳抵天津防所。交僧格林沁調遣。

辛卯。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竊照咪國公使華若翰於換約後。

請照新章完納船隻噸鈔。前經臣奏奉

諭旨。允准通行五口遵辦在案。茲據暎國公使嚕嚕嘶咈國公使吥嘣吥嚨照會。據駐紮上海領事密迪樂伊撥。以咪國商船。海關秖徵船鈔銀每噸四錢。該二國亦必一體徵收。請即咨行各口海關。示以暎咈船鈔。仿照徵收等語。臣查道光年間。暎咈二國通商章程內聲明。設將來

大皇帝有

新恩施及各國。亦應准暎人一體均沾。用昭平允。又

特恩曠典。優免保佑。別國得之。咈囒哂亦與焉各等語。今咪國之

船鈔。條屬

新恩。現在暎咈二國貿易如常。既經該公使等援例聲請。似應俯

順商情。以廣

恩施而免向隅。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暎咈二國。懇援咪國章程納鈔。請旨遵行一摺。中國接待外國。素守信義。本年天津之事。並非中國開釁。今暎國公使噃嘈嘶。咈國公使唏喃唏嚨。以咪國商船。海關現照新章。祇徵船鈔銀每噸四錢。照會何桂清懇請將該二國船鈔。仿照徵收。道光年間。曾有將來如有新恩。亦准各國均沾之語。自應俯順商情。一律辦理。著何桂清咨飭五口通商處所。

凡暎咈二國。徵收船鈔銀。均照咪國新章。准其每噸徵銀四錢。

以示朕加恩各國。一秉大公之至意。

何桂清又奏。前據署蘇松太道吳煦。候補知府藍蔚雯。先後密稟。旬餘以來。寄信輪船共到四隻。十一月初二日。有三桅火輪兵船一隻。載兵六百餘名。駛至上海。探係常在中國往來。現恐派令出兵。是以由日本駛至聽信。暎酋嗐嚩嘶自得該國回信。因未派人接辦。志氣益驕。先經飭傳夷商。令其不必完納關稅。夷商等因華商曾經開導。即以有礙貿易。堅不允許。嗐嚩嘶不得已。許俟兵船到後再議。並探聞暎夷輪船。前在天津北河一帶探水。有相離北河

不達之處。水勢寬深。大船可以近岸。該酋初意一俟兵齊。
即赴天津。由水勢寬深處登岸。直抵北河礮臺之後。因所
調印度兵頭內。有以天津地勢險窄。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用兵神武。誠恐徒勞無益。不如將兵船分派
通商各口。一律封港。不准中外商船進出。較為省力。蓋知
中國戰船無多。陸兵不利於水。即不打仗。我已坐困。定能
脅成和議也。嚕嚕嘶亦以為然。是其計甚為險惡。又據咪
夷可夫密報相同。咈酋咘嚼咘嚨闌有撤回之信。其公使
尚須另派。有新派之副公使梅爾登。先自印度來。因咸豐
四年。該夷助順協勦上海劉逆時。曾與吳煦。藍蔚雯認識。

於十一月初八日來見。據云伊國兵到。必先講理。決不冒昧攻打。吳煦等答以爾國向本深明順逆。此次既知講理。天下無不了之事。何必帶兵。該夷則云事係啖夷會辦。不能不一同發兵。此係該國苦衷。中國必能見諒。吳煦等則答以天津事由噆酋肇釁。中外共知。該夷亦深抱怨啖酋而退。將譯出新聞紙二件稟呈前來。臣查閱新聞二紙。一則啖夷用兵之意已決。天津及通商各口。其患相同。一則隱約其詞。似封港之說。不為無因。其患不在天津。而先在各口。揆數梅爾登情詞。咈夷斷難專主。其所稱不即攻打。又與封港之意隱合。更難保非懈我軍心。且啖咈貌合心

離。證諸新聞紙內。唉咈不願合兵以杜爭功之語。亦屬可據。現在金陵。浦口軍情同時吃緊。餉需軍火。日不暇給。夷務又復糾紛。關稅釐捐。勢必漸形短絀。海運更形棘手。容即會商撫臣。另行籌議具奏。惟一綫轉圜之機。不能不屬望於商人。前此夷商寄信回國。羣言嘈嘈嘶之辦理不善。該國王續得此信。不知有無變計。咈夷梅爾登既與吳煦等陽為聯絡。唉咈又互相猜忌。能否從中設法。臣已密飭吳煦等相機妥辦。不可示弱。以致跡涉求和。而夷情狡譎。恐亦未必可靠。如咈夷另派之公使。亦與梅爾登情形相彷。或尚易於商量。至前此探報內。唉夷所派兵頭為曼斯

必。現在新聞紙內。又稱係格蘭夷人名姓。每有因繙譯口音不同。致相徑庭。而夷兵之陸續駛抵香港。又據前浙江鹽運使潘仕成稟報。接到廣東來信。所言亦復相同。容俟續探確情。及兵到上海後。隨時督飭吳煦等。遵

旨辦理。另行馳奏。其咪夷船隻噸鈔。已蒙

恩准照新章徵收。查照道光年間一體均沾之例。㖹咈原可准其照咪夷完納。此時㖹夷志在尋釁。既須維繫商情。更須尊

崇

國體。若由我先發均沾之念。恐為各夷所輕視。前據㖹商援案呈請。吳煦等即諭令華商。婉為開導。以各國船鈔。俱有

新章。因英夷未經議定。不能照辦。如援舊例聲請。非由嗜

嚕嘶照會總督奏請

大皇帝施恩不可。嗜嚕嘶知無可諉避。又為衆商迫促。不能不降

心相從。始有照會前來。咈酋唏唷唏喹。亦援一體均沾之

例呈請照辦。查覈情詞。均不似密迪樂之謬妄。而每噸減

徵銀一錢。併計亦為數有限。正當籠絡夷商。及羅致咈夷

之際。臣自未便拒絕。是以各覆一丈。以體恤商情為詞。允

其奏明請

旨遵行。現已另摺奏請

訓示。或亦息事弭兵之一助也。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英咈二國懇援咪國章程。船鈔每噸徵銀四錢。已寄諭該督。准其一體辦理矣。復據另摺奏稱英酋志在尋釁。與咈夷意見參差各情。覽奏均悉。該酋嚕嚕嘶先傳夷商。令其不完關稅。因夷商經華商開導。恐礙貿易。未曾允許。新調印度兵頭。慮及天津地勢險窄。用兵無益。因獻封港之議。夷商亦未必樂從。咈國公使梅爾登既知抱怨英酋。且新聞紙內。有英咈不願合兵以杜爭功之說。正可乘其貌合心離。設法解散。著該督飭吳煦等。面加開導。告以咈國本年到津。未助英國打仗。中國本在天津找尋咈國公使。欲與咪國一同議和。該國船已南歸。未及商辦。若果真心和好。當與咪國一樣看待。不難

即於上海換約。如此暗為歆動。或可免其助逆。至該二國船鈔。
已許照咪夷徵收。亦可乘機羈絡。或飭華商密告夷酋。將來咪
夷如能悔悟。該大臣必能奏求大皇帝照咪夷之例。在滬換約。
然只可口說。微露端倪。不可形諸照會。迹涉求和。示之以弱。黨
二國能知感悟。該大臣迅即奏明再示辦理機宜。此中操縱。何
桂清想能悉心妥辦。此時亦未便盡露也。

又

諭本日據何桂清奏咦夷志在尋釁。並鈔錄新聞紙呈覽。據稱咦
酋因該國未派人接辦。志氣益驕。並探聞咦夷輪船前在天津
北河一帶探水。有相離北河不遠之處。水勢寬深。大船可以近

岸。該酋初意。一俟兵齊。即赴天津。由水勢寬深處登陸。直抄北河礮臺之後。印度兵頭。欲將兵船分派通商各口封港。不准商船進出。較為省力等語。唊夷志在報復。本在意中。天津大沽。海防已極周密。惟北塘一帶。該夷既有輪船探水。又有登陸抄我礮臺後路之語。不可不密為設備。前經諭令僧格林沁。恆福。辦理民團。於北塘至天津陸路地方。暗中布置。其應如何防範之處。著迅即籌辦。專摺具奏。據何桂清奏稱。咈夷新派之副公使梅爾登。與吳煦等認識。據稱該國兵到。必先講理。決不冒昧攻打。惟事係唊夷會辦。不能不一同發兵。其言雖未遽信。但唊咈既互相猜忌。正可臨時設法。離散其心。該大臣成算在胸。屆時

相機妥辦可也。何桂清摺並新聞紙。著鈔給閱看。

上海夷館新聞紙。

北河兵敗一事。甚為怨懊。不必論水提軍別樣差處。惟以二事觀之。我等明派其不是。若先奪礮臺。然後去拔攔江之物。決不致流血而敗。即水戰亦是太晚。上岸接仗之際。以時候及地段而論。極無見識。既不知潮落後灘土泥淖。不堪行走。又相戰之時。攻其已備。乃中敵人之計。且助敵守在礮臺之內。我兵直向而前。決不將已裝之槍礮。置而不放。如若時候早些。乘潮高而從遠路抄轉向礮臺攻打。則不惟免敗。或可望勝。今於礮船上停放。重撥兵倉惶上

岸。宜其敗卒回至敗船。然我國家在北河損壞之船。仍欲以中國之銀造還。所死傷之兵勇。欲報此仇。我等忖度此番北河喪師敗績。較之一千八百五十四年十月十七日在俄囉斯地方之敗更甚。我國家必欲與中華再戰。將從前汚蠛之血。必欲滴滴賠償方歇。儻然水提軍與中華爭戰時。亦如與俄囉斯咈囒西相戰。則未至於此敗。或曰。此番決不料敵人如此。立軍臺而不退。雖見港內有攔截之物。再不想岸上亦有埋伏。其於交鋒之時。輕視華人。然伊等亦有心思。槍礮未至其身。亦不肯先走。此反覆詳言。此次用兵。水提軍實擔其差。刻下我國家將欲與中華興兵

壘戰。北京失信之事。必不輕恕。定加罰款。現在華人布成陣勢。以待我戰。其頭目乃計高膽大。我等已多方思慮。再雖些俄國之人在內。諒無徒勞勞矣。

暎咈二國新聞紙。

北河敗狀之事。刻下暎人思議百出。紛紛不一。兵船到齊之日。自有一定辦法。此時毋庸豫洩。緣暎咈兩國。八月中方接報天津之敗。初聞敗兵消息。官兵盡皆含忿。決意起兵報仇。俟聞花旗進京。亦有以禮推之說。暎國欽差嗐嚼嘶辦理不善。水師督陣無方。驕欺敵人。以至大敗。現在查問。一面派將軍格蘭。由印度國統領白黑兵一萬來中國。

唊國另加大兵船隻。共載礮一百九十一位。並淺水輪船數十隻。或有云二三十隻。或有云五十隻。又另有水師兵一千。派尊士為副水師統領。現已有水師船幾號前來。又咈國已派允奉為咈軍統領。領水師船十二號。載兵七千。另有小船載兵三四千。共一萬有零。陸續前來。該咈欽差在津河辦理不善。現定檄委調回國去。咈軍去歲在安南交戰。今該處兵戈已息。擬將該軍立刻來中國聽調。唊人多有不顧與咈國合兵。以杜爭功。

癸巳。兩廣總督勞崇光奏。再近日密探得唊咭唎夷酋之在粵者。接到彼國來信。據稱該國王聞知嘻嘈嘶天津敗

仗。即傳官紳集議。僉以嘵嘵嘶逞強挑釁。喪師辱國。斥其
非是。惟夷性桀驁褊狹。雖明自知理曲。而惟恐經此挫折。
不能報復。為各國所恥笑。是以仍欲強顏興師。前來修怨。
現已調集各埠水陸兵丁一萬餘人。駕駛火輪船陸續前
來。俟來年正二月同至天津。水陸並進。並聞調有黑夷馬
隊一千。淺水火輪船名根鉢者五十隻。又聞由北塘陸路
至京。沿途地勢。該夷已繪有輿圖各等語。臣揣該夷之意。
似將以大隊火輪船在大沽海口牽制僧格林沁。而潛用
淺水船。裝載陸兵至北塘。乘虛登陸。攻我不備。臣訪尋此
間弁兵。曾與該夷陸路交戰者。與講求禦敵之法。據言該

夷陸戰。專恃火器。全隊皆用鳥槍。並無別項軍械。惟鳥槍之末。皆另加一尖銳鐵矛頭。亦可用以擊刺。其鳥槍中遠。與中國擡槍相等。而裝藥之迅速施放之靈便過之。鳥槍之外。亦兼用礮車。其礮五六百斤或二三百斤不等。大抵火器猛烈。步伐整齊。號令嚴肅。有進無退。是其所長。能密而不能疏。能整而不能散。能勇往直前而不能隨機變化。人自為戰。是其所短。勝之之道。當用奇兵埋伏包抄。或用疑兵以誤之。或憑險設守。使不能入。誘至山林沮洳之地。以奇兵蹙之。總不宜與交戰於平原曠野之地。至其馬隊。止能馳騁衝突。而人居馬上。體段生硬。兩手緊握韁繩。不

能別有施展。迴不似東三省及蒙古馬隊之能於馬上施
放槍箭也。臣伏思僧格林沁深通韜畧。忠勇絕倫。籌慮精
審。自必蚤已布置周詳。有備無患。而臣所探情形如此。不
敢不據實密陳。擬請
旨密飭知照。妥為防範。臣又探聞該夷之意。欲分兵赴山東登州
地方滋擾。使我備多力分。查上海至天津。以登州為適中
之地。且對岸即可窺伺
盛京。如果該夷擾及登州。辦理尤多棘手。擬請
旨密飭山東撫臣。思患豫防。嚴密布置。毋稍大意。或
欽差知兵大臣。前往會同籌辦。抑臣又有過慮者。來年正二月。正

海運南漕放洋之時。萬一該夷中途阻截。貽誤

天庾正供。攸關甚鉅。如何設法變通辦理。可否請

旨密飭江浙督撫諸臣選籌良策。

諭軍機大臣等。據勞崇光奏。密探夷情。請飭令天津山東妥為防範等語。夷人之必來報復。及輪船之外。兼用馬隊。或由北塘登陸。窺伺礮臺後路。均在意計之中。節經諭令僧格林沁亟籌防範。其如何布置情形。尚未據該大臣覆奏。茲據勞崇光探聞㖈夷調兵萬餘。駕駛火輪船。於明年正二月由粵赴津。水陸並進。並調有黑夷馬隊一千名。淺水火輪船名根鉢者五十隻。其意似將以大隊輪船。在大沽牽制我軍。而潛用淺水船裝載陸兵。

至北塘乘虛登陸。此等詭謀伎倆。自應加意防維。開春如果夷船駛至。不遵理諭。恃強登陸。如勞崇光所奏情形。該大臣應如何設法抵禦。著與恆福會同籌畫。與北塘布置事宜。一併迅速具奏。至該夷欲分兵赴山東登州一帶滋擾。業經諭知文煜即於陸地暗中設備矣。勞崇光奏片。著鈔給閱看。

又

諭。勞崇光奏。採聞英夷欲圖報復。約於明年正二月間到津。並聞欲分援登州。請飭一體嚴防等語。夷人挫敗之後。力圖報復。原在意中。現據勞崇光探明。英夷調集水陸兵丁一萬餘人。陸續到粵。並有黑夷馬隊一千名。淺水火輪船五十隻。均俟來年正

二月間到津決戰並擬分兵前往登州滋擾使我備多力分難於兼顧其用計實屬詭譎登州介上海天津之間且對岸即旅順口地方緊要惟此時若遽議建築礮臺撥兵防守遇涉張皇轉恐招之前來不如於陸地暗中設備較有把握文煜前經奏稱於十月二十五日由省起程前赴登萊青三府查辦事件著即將登州海口情形詳加履勘其何處口岸該夷所可到何處陸路緊要足資扼截應如何調派官兵遴委得力將弁管帶擇要分布勤加操練以資堵禦之處均即妥為籌畫馳奏至勞崇光所稱該夷陸戰全恃火器有進無退是其所長而不能隨機應變勝之之道當以奇兵變之疑兵誤之等情著文煜與鎮將

等。講求陸地取勝之法。庶可有備無患。不致臨事無措。勞崇光

奏片。著鈔給閱看。

勞崇光又奏。粵海關稅務。近年徵收未見起色。固由夷務未定。亦由走私太多。查粵海港汊紛歧。人情刁悍。內地奸民。與外國商人勾串走私。稽查稍懈。則漏卮無窮。偵緝太嚴。則釁端易啟。辦理尤多掣肘。臣到任後。訪悉情形。與監督恆祺悉心籌畫。惟有仿照上海辦法。用外國人治外國人。語言通曉。底蘊周知。內地奸民。無從煽惑勾串。於稅務必有裨益。當由恆祺函致前署上海道吳健彰。現署上海道吳煦。訪詢辦法。臣亦函致兩江督臣何桂清相商。適何

桂清。以唤咭唎人哼嗱嗰。在江海關幫辦有年。著有成效。充總稅務司。委令周歷五口。幫辦緝私。齎有何桂清印札。並攜帶上海章程來粵。臣與恆祺接見其人。與談稅務。極為明白曉暢。當即會同飭令查照上海章程。於九月二十九日起。試行開辦。今試辦一箇月期滿。稅務已覺漸有轉機。因各口情形不同。尚須將上海章程量為變通損益。恆祺交卸在即。俟新任監督毓清到任後。會同籌商妥善。自當更有起色。

硃批。知道了。

乙未。俄羅斯照會

為乞代奏事。本月二十九日。接到本國公文。內有本國上官專傳本國大皇帝諭旨。懇乞軍機大臣代奏。一俟依天津和約第二條。派大學士一位。以便本官會同商議兩國大事。為此咨行可也。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五